

## 走吧走吧

天，矇矇亮。

我拖著將醒未醒的步子，含糊的早安混著哈欠：「媽媽，早餐吃什麼～」

客廳裡，一抹朦朧身影逆著灰藍色的晨曦坐在沙發。我眨了眨還有些乾澀的眼，總覺幾分熟悉，卻怎麼也看不真切。

這時，「它」側過了身，不偏不倚對上我的目光。大腦尚未反應過來，尖叫已先衝破喉嚨口。

「周樂樂，一大早吵什麼吵！」媽媽掀開廚房的簾子，另一隻手上還拿著鍋鏟。

「那、那、那裡……」我顫抖著指向沙發，無法說出完整的句子。

媽媽順著我的指尖看去，再轉回來看我，眉頭蹙得更緊。

「那裡怎樣？」

面對她的不解，我只能楞楞張大嘴，瞌睡蟲早已飛到九霄雲外。

餘光中，隱約還能看見那身影伸著懶腰站起，自顧自地打上太極拳。

……一般來說會這樣嗎？直到早餐端上桌，我仍有些恍惚。

撇眼偷覷，那身影彎著腰，似乎想整理茶几上的百合，奈何手指卻總是穿透花蕊。

「哎？樂樂，吃飯吃一半幹嘛去弄花？」

「沒有啦，只是好像該把花藥拿下來了。」

我訕笑回應，笨拙地照著記憶輕拉雄蕊，花粉逸散刺得鼻頭髮酸。

那身影站在我身側，沒有溫度，甚至幾乎沒有顏色。

奶奶告別式結束的隔天，她竟然又出現在了家裡。

而能看見她的，只有我。

\*

—為什麼靈魂會「留在世上」？以下是我替您總結的一些原因：

一、未完成的心願或話語。

對某個遺憾仍緊抓不放，使得靈魂逗留世間……

看完 AI 的回覆，我遲疑地望向奶奶，試探道：「難道，您還有什麼未了的夙願嗎？」

奶奶撇了我一眼，沒有說話，神情一如既往的淡漠。

不，其實也不能說一如既往，至少她在看八點檔時表情就蠻豐富的。

指腹不小心觸碰到社群軟體，短影音旁白突地響徹整個空間：沒看到獵人完結我還不能死啊——

我睜大雙眼，就是這個！

\*

「樂樂，妳確定要睡奶奶房間？」

「嗯！我今天想睡這裡。」

「那……好吧，晚安囉。」

媽媽的表情微妙，似乎有些欲言又止，但她終究什麼也沒說。等她離開後，我悄悄睜開眼，蹣手蹣腳地關緊房門。

啪。一方電視光亮得刺眼，我趕緊按下靜音，拿被子堵住門縫，靜待幾秒，確定沒聽見腳步聲才鬆了口氣。

轉頭一看，奶奶正專心盯著電視，劇中角色那浮誇的表情和肢體動作，即使不開聲音也能想像得到語氣。

「今天剛好是大結局。」我爬回奶奶身旁，輕輕說道，「看完，您應該就沒有遺憾了吧？」

奶奶沒有說話，只抬起手臂環住我。

就像小時候那樣——雖然沒有任何觸感。

我蜷縮起身體，突然覺得眼皮好沉好沉……

迷糊間，我彷彿聽見奶奶的聲音，哼著幼時經常為我唱的那首童謠。

——妹妹背著洋娃娃～走到花園來看花～娃娃哭著叫媽媽～樹上小鳥笑哈哈……

\*

「周樂樂妳怎麼睡的？睡到被子飛來門邊？」

渾沌中，媽媽的喝斥劃破夢境，我緩緩睜開眼，下意識地望向身側。

沒有人……看來奶奶已經離開了。

太好了。

「可能我會夢遊吧～」我打哈哈，試圖以無邪的笑容蒙混過關。

新的一天就在媽媽的碎碎念中拉開序幕，如同以往的每個早晨……直到我在客廳停下腳步，不可置信的瞪著沙發。

奶奶怎麼還在？而且，為什麼又是太極拳啦！

\*

—如果靈魂遲遲沒有昇天，或許到亡者的故居或充滿回憶的地方會有幫助喔！  
以下是我為您推薦的地點……

我握緊手機，扭頭朝家裡喊道：「我出門囉～朋友找我去台北玩。」

「哪個朋友啊？」

「就嘉嘉啊～」我試著不要讓聲音太心虛，盡力維持表情自然。

的確是「嘉嘉」，不過此家家非彼嘉嘉——是奶奶的老家。

其實也沒有很遠，公車轉捷運不過一小時的車程，小時候奶奶也經常帶我去。

下車後，我打開谷歌地圖，七彎八拐穿梭街巷，最後來到一處人聲鼎沸的菜

市場。

空氣中流動著海鮮、水果和肉的味道，摩托車緩慢地跟在行人後頭，叫賣混著塑膠袋摩擦聲不絕於耳。我小心跨過地上蜿蜒的水，仰望被電線切割成一塊塊的天空。

菜市場樓上，就是奶奶以前的家，也是爸爸從小長大的地方。

偏過頭，確定奶奶依然跟在我身後。她臉上還是沒什麼表情，我以路人看了不會覺得奇怪的幅度抬手，握住奶奶的指尖。

小時候，我還得舉高手臂才能碰到她的掌心，如今我十二歲，早已長得足夠高，能輕鬆牽起她的手了。

手心卻，沒有傳回任何觸感。

我抿唇，邁開步伐。

循著記憶，爬上建築半外側的旋轉樓梯，藍漆褐鐵斑駁，風一吹就嘎吱作響。

「奶奶，您還記得嗎？我小時候超怕這個鏤空階梯的。」

我低著頭，一階一階踏上，緊緊握住扶手。

「但我現在已經長大了，早就不會怕——」

嘩——風聲蓋去我的後半截話，我嚥了嚥口水，分不清究竟是樓梯搖晃，抑或心神暈眩。

好不容易踏上六樓，我遲疑的邊往前走，邊偷瞧門牌。要是不知情的人看了，恐怕只會覺著鬼祟。

——其實就算知情，應該也會覺得鬼祟。

「到了。」

我在奶奶老家門口站定，才赫然想起這間房子好像早就租給別人了。

這樣駐足別人家門口，豈不怪異？

「妹妹背著洋娃娃～走到花園來看花～」

突地，後方傳來童稚的歌聲，我嚇得立刻回頭。只見一個小女孩牽著母親，蹦蹦跳跳的從樓梯口冒上來。

我趕緊低頭，佯裝自然地跟她們打招呼。

「娃娃哭著叫媽媽——媽媽，為什麼娃娃會哭呀？」

擦肩時，小女孩天真的嗓音掠過耳畔，我不禁頓住腳步。

建築外的天色漸漸暗下，拂過肌膚的空氣也變得更冷了。

而身旁，依然沒有任何溫度。

\*

窗外景色拂掠而過，我能就著倒影看見自己無精打采的臉，卻無法瞧見奶奶——明明她就坐在我旁邊。

走過故居、走過奶奶經常做臉的家庭美容院、走過菜市場旁香氣蒸騰的牛肉麵攤……她依然沒有絲毫要離開的跡象。

公車搖搖晃晃，蕩得我胃難受。以前奶奶總會準備塑膠袋在包包裡，抓準我嘔吐的瞬間湊到嘴邊，從來沒有失手過。

小時候，她會讓我躺在她腿上，有一下沒一下的輕拍我的背。有時，我就這樣沉沉睡去，一睜眼就回到了家。

可現在，不行。

我必須死命忍住衝上喉頭的酸意，握緊拳頭深呼吸，盯著前方的跑馬燈，不敢錯過任何一個站名。

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

叮！乘客下車。

我刷過悠遊卡，跟司機道謝，迎面而來的清新空氣驅散了些微不適。

胃的沉重感卻絲毫沒有紓解。

我踩著悶悶的步伐，朝家裡附近的公園走去。

奶奶依然跟在我身後。

\*

昏黃路燈下，樹影搖曳，與白天的熱鬧不同，晚上的公園看起來有幾分蕭索。

我拉住隨風微擺的鞦韆，塑膠套的觸感有點黏黏的。

慢慢坐下，視線所及是伸直的腳尖，和沒有影子的奶奶。

她還是，沒什麼表情。

「奶奶，您是不是，其實在生我的氣？」我輕輕吐出埋藏在心底的疑問，「是不是，因為對我生氣，才只有我能看得見您？」

不敢細想、不敢確認，我的聲音逐漸發顫。

「您怨恨我嗎？因為我是個不孝的孫女。小時候每次您罵我，我都在心裡希望您消失就好了……說不定、說不定就是因為這樣，您才會生病的。」

視線逐漸模糊起來，鼻腔傳來熟悉的酸澀。

「去醫院探望您的時候，我每天都把祈願卡貼在牆上，但因為我的字很醜，還老是寫注音，神明可能根本看不懂，所以才沒有保佑到您。」

我不敢抬頭，哽咽著繼續陳述自己的罪行。

「在家裡的時候，我明明應該多逗您開心、跟您聊聊天，可是一見到您嚴肅的表情，就連一句話都講不出來了。甚至有時候，我為了急著想玩手機，而對您感到不耐煩。我明明、明明每天都能見到您，為什麼會連話都沒說幾句呢？我真的好討厭自己，明明很擅長耍寶，最後卻什麼都沒做。要是我有試著跟您撒嬌、讓您多笑笑就好了。」

淚水滑過臉頰，一滴滴落到地上，綻起深色的花。

「那天也是，您躺在病床上，卻以為我們在家裡。您問我要不要吃水果、功課寫完了才可以看電視……因為我被嚇到了，所以沒能好好回答。如果知道，那是最後一次見到您的話，我一定會說出話來的，我會當作我們已經回家，跟您分享學校發生的事……就算是瞎掰也好，我一定會說出來的。」

懊悔的情緒在心海翻湧，如同告別式後的那個夜晚，我哭得不能自己。

「對不起，都是我太笨了，我沒有盡全力、我沒有把握與您相處的時間。所以您才不肯跟我說話，也不肯對我笑，對不對？因為我，害您無法昇天，對不起。因為我是個沒用的小孩……」

突然間，奶奶蹲了下來——她明明沒有腿，卻蹲了下來。

然後，她，擁抱了我。

沒有任何觸感和溫度，我卻聞到了無比熟悉的氣味。

混合著薄荷和涼藥膏，屬於奶奶的氣味。

——妹妹背著洋娃娃、走到花園來看花……

耳畔響起顫顫的歌聲，我一楞，心臟重重敲擊胸腔。

——娃娃哭著叫媽媽、樹上小鳥笑哈哈……

「我不怕被笑。」鬼使神差的，這句話從我口中溜出。

奶奶沒有回答，只是稍稍拉開與我的距離，「握住」我的肩膀，與我平視。

這是兩天來，我第一次注視奶奶的眼睛。

那雙眼裡，沒有怪罪、沒有憤怒、沒有冷漠。

是一如既往，藏在不苟言笑中，奶奶的溫柔眼神。

這瞬間，腦海中突然浮現起不屬於記憶的畫面。

嘹亮的嬰兒啼哭聲中，「我」看著那紅潤又皺巴巴的臉，忍不住露出微笑，心底盡是欣慰和暖意。

「我」看見年輕的爸爸媽媽，還有姑姑、舅媽、外婆……

所有人討論，寫白板、翻字典……最後決定為嬰兒取名：樂樂。

不為其他，但求快樂。這是所有看著她出生的人，對她的祝福。

嬰兒一天天長大，從只會哭喊到牙牙學語、從包著尿布到學會自己上廁

所……

還是愛哭，但比起哭，她更愛笑。

午睡時，「我」偶爾會教她唱兒歌——兩隻老虎、小蜜蜂——她總是記不清歌詞，忘卻的部分就用哼哼替代。

她最喜歡的一首是妹妹背著洋娃娃，「我」經常唱這首歌哄她睡覺。

時光荏苒，她個子越長越高，變得活潑、變得叛逆，有時令人氣惱，卻無法不憐愛。

有些夜晚，她會躲在「我」的房門後偷看八點檔，「我」總是覺得好笑，但還是只能板起臉叫她去睡覺。

小孩子，就該多睡才能長大。

時代變遷，科技日新月異，「我」不懂得手機，時常需要她幫我傳訊息。

看著她流利的操作，有點感慨，但更多驕傲。

「我」經常帶她去找台北的朋友聊天，當別人稱讚她乖巧可愛，雖然表面嫌棄，可心中盡是得意。

後來，「我」身體漸漸虛弱，需要她幫忙的事更多了。她總是隨叫隨到、盡心盡力。

疾病的痛苦使「我」難以和顏悅色，即使如此，她也沒有任何怨言。

因為化療，「我」掉光了頭髮，每當心起自卑厭恨，她卻總笑嘻嘻的說：奶奶不管怎樣都很漂亮！

「我」的孫女，既貼心，又孝順。

直到彌留之際，心中牽掛的，還是她。

『請家屬依序上前，向逝者致上最後的敬意。』

「我」的孩子們，希望你們不要哭泣。

這一生，嘗遍酸甜苦辣、領悟愛恨貪嗔、歷經生老病死……「我」沒有任何

遺憾。

於睡夢中離開、不再受病痛所苦——亦屬喜事。

『時間到，請各位家屬瞻仰遺容後直接往前走，請勿回頭，讓逝者安心離去。』

「我」看見她哭得腳步虛浮，在最後一刻回過頭，臉上盡是淚痕。

於是便，放心不下。

——樂樂，奶奶要走了。

『樂樂，我們該走了。』

兩道聲音在腦中重疊，我眨眨眼，回到晚風中的公園。

原來如此，奶奶是因為惦記我，才無法離開的。

她從來就沒怪過我。

我緩緩舉起手，擠出笑容，做出告別的動作。

「我知道了。那，奶奶，掰掰囉——」

路燈把我的影子拉得好長，風吹亂了空氣，枝桠歡快的張牙舞爪。

眼前，再沒有任何身影。

我胡亂抹了把臉，撐著膝蓋站起身，用力吸吸鼻子。

「走吧，回家！」

走吧走吧，走上陽關道。

走吧走吧，走過奈何橋。

前路坦坦，來日悠悠。

不忘不回頭。